

志愿讲解者陈浩： 我是这样 让文物“活”起来的



■陈浩，从事宣传、策划工作。曾于湖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做过志愿讲解员，加入南博社会志愿者队伍近五年。图为其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带领观众参观墓室。受访者供图

陈浩是一位资深的文物志愿讲解者，从2009年开始，历经湖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乃至如今的南越王博物院，他戏称：“我好像经历了汉代的三个不同时期”。他认为，当“文物-馆方-讲解者-公众”整个链条都贯通，继而，当更多的博物馆和更多的文物信息贯通，文物一定会“活”起来。

收藏周刊：请介绍一下您的文物志愿讲解轨迹。

陈浩：2009年开始，大学期间，我就在湖南省博物馆担任了四年志愿讲解员。随后到江西省博物馆讲解，2017年底来广州后，也第一时间报名了当时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志愿服务。

收藏周刊：为何对志愿讲解如此热爱？

陈浩：三个字概括：好奇心。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人们生活足迹的好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好奇，这两个好奇，让我想进一步去了解先民是如何探索、如何前进的；他们还通过想象和实践制作了各种物件，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星辰大海。

收藏周刊：多年讲解生涯让您有何变化？

陈浩：它让我的个性更从容、生活更充实、工作更严谨。从容：在志愿服务的广泛接触中，我对自己角色更加清晰。充实：志愿讲解活动成为我舒缓日常的“糖”。严谨：它让我保持学习状态，提醒自己更谨慎挑选内容讲述。

收藏周刊：日常您是怎样精进的？

陈浩：我会一直更新知识。除了通读博物馆给予的学习资料，还会利用考古报告，对感兴趣内容进一步积淀。另一个就是向其他志愿者老师学习。我很庆幸首先在湖南省博物馆遇到的一位馆方老师，每次上岗她都会带我们好好走一遍全场，而且不仅讲述文物，还会告诉你，作为志愿者应站在何处、给观众讲哪些内容。她已不只是知识的宣导，而是把你当作真正同事。

收藏周刊：您认为如何才能讲好一个文物故事？

陈浩：首先要对文物有足够了解，然后形成有个人特色的讲解词。我是中文系毕业，习惯从训诂学方向去分析，所以很多时候我讲文物时，会讲它名称由来及流变。我也会帮助大家通过文物去看当时人们的多彩生活和精神追求乃至生产方式变迁。

比如南越王博物院有一件小巧的印花铜凸版，呈火焰花纹，5.7厘米长，它是做什么的？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院有件著名文物“素纱襌衣”，马王堆汉墓出土，当时还出土了一系列丝织物，

上有很多华丽纹饰，它们就是通过这类印花铜凸版一点点印染上去的。我认为它不仅是印染工具，甚至可能影响了后世印刷技术的推进。小小印花铜凸版，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再近一点，我会告诉大家文物是如何发掘的，以此诉说考古工作的不易。

收藏周刊：您曾在多个省份讲解文物，您对广州的印象如何？

陈浩：我每次讲解，无论是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还是王墓展区，结尾都会这么说：广州的数千年是文化交融、开放包容的发展历程。从2000多年前的赵佗敢为人先，在南粤之地和集（群）百越，到后人继承发扬，学习先进制度，打通交通要塞，传承古城根脉，都让我们看到了本地的兼容并蓄，岭南文化的长久积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每次讲到这，我都内心澎湃。你会看到，这座城市它不只有现代都市向前推进的现状，它是有层层积淀的厚土，将这方土地垒高、托起。

我在湖南省博物院看马王堆汉墓，看到那一方人们对自然生活的追崇，有凤舞九天的浪漫。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刘贺一生的起伏与时代相连，也让人分外触动。而于广州，我看到更多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这可能就是基于我对文物理解所形成的各个印象。而且，我近日突然意识到一点，上述，我好像经历了汉代的三个不同时期。

收藏周刊：您觉得怎样的讲述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陈浩：我曾在南越王博物院引领过几个孩子研学，讲完很多文物资料后，他们嚷嚷，“老师，快带我去看看那件‘折磨’我这么久的文物吧！”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因为孩子通过我的讲解，他们理解了，愿意主动去接近文物。这才是让文物活下来的一种方法。

还有，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是持续进行的。南越王博物院有件文物叫六博棋，向我们展示了棋盘、金银装饰和棋子。六博棋在马王堆汉墓及海昏侯墓也有出土，前者出土了完整棋具，后者还出土了竹简《五色食胜》，可能是解读六博棋玩法的棋谱。您看，已经失传的六博棋，通过三个博物院联系起来，而且有可能因竹简的不断研究，在未来成为一种大家都能玩的“新传统”。这例子就能告诉你，历史是活的，它一直在用它的方式不断前进，甚至走进现实。

这样的讲述，其实对讲解人员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文物-馆方-讲解者-公众，当整个链条都贯通畅顺，继而，当更多的博物馆和更多的文物贯通，文物的故事它一定会生动起来。

志愿讲解者庄育飞： 多游历多阅读多用心 是我做讲解员的基本态度



■庄育飞，浙江金华人，2000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广州大学，先在人文学院任教，后调入计算机学院任教至今。课余喜欢人文旅游、热爱古籍阅读，曾开设公益国学讲座。图为其在南汉二陵博物馆讲“番禺都会”。受访者供图

“今天在博物馆时被一位讲解员吸引，他的讲解带着感情和故事，仿佛博物馆里的文物都焕发出生命的力量。后来才了解到他是广州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老师，当志愿者讲解员是因为对历史的喜爱，并希望影响更多的人爱上历史。”这是一位广州市民发的朋友圈。近日，记者采访到这位志愿者庄育飞。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我为公众讲文物”经历：

我为何会选择成为一位文物讲解志愿者？2023年2月，在南汉二陵博物馆面试时，我这样说：“**我个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感动和被感动。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左传》《诗经》《史记》等国学经典的研读和讲座，每个假期都会花大量时间做人文旅游。中国的历史和文物一直感动着我，我也希望有机会能让更多的人被感动。**”

我的上岗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广州公益时间APP中累计服务时长已达350多个小时。现在回头看，我对中国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广州考古和广州历史，有了更深入了解。因为在讲解过程中，除了自觉自主学习之外，参观者对我讲解的喜爱，也会促使我进一步去学习和积累。因此，我也变得更加“文化自信”啦。

谈到广州，我觉得“有容乃大”非常吻合广州城的气质。这是两千多年广州的历史和文化所蕴育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重要节点城市，这造就了它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多元、与时俱进的城市，更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城市。

在我和观众的互动中，我观察到他们的最大诉求就是希望讲解员能把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讲生动一些。如何讲好文物故事？以带有“番禺”铭文的漆盒为例。我认为，首先要介绍清楚文物本身（这是1953年广州考古出土的古代女子梳妆盒“奁”，包括为什么叫“漆盒”等基本信息），然后再扩展

与该文物相关的背后故事，例如可以借此和观众介绍“番禺”名称的由来，漆盒（漆奁）上面的铭文“蕃”比现在的“番”多了个草字头，可理解为“蕃”通“藩”，边远的意思。禺可理解为通“隅”，角落的意思。在此基础上，还可再向观众介绍“番禺”名称由来的另一主流观点：二山说。在《后汉书·郡国志》和《广州市志》中都有记载，历史上广州城周边有番山和禺山两座山，番禺一名就源于此。

番山和禺山现已不存，于是还可以和观众介绍历史上这两座山在现在广州什么位置，以及什么时候“不见”了？我会利用任嚣城（番禺城）示意图，告诉观众两座山大致就在原先的番禺城和珠江北岸中间的位置，这两座山是在南汉时期刘隐和刘岩为扩建广州城时被削平的。最后，我还会提醒观众现北京路边上还有一条路叫“禺山路”，有个中学叫“禺山高级中学”，在孙中山文献馆后面有个亭叫“番山亭”等信息。番山禺山虽然不见，但名称保留了下来，以此激发有兴趣的观众自行扩展参观。

我觉得，基于文物将相关的历史、地理、人物、文字、考古等信息有机串联起来，这种方式的讲解比较能吸引观众。多游历、多阅读、多用心是我做讲解员的基本态度。

说到担任志愿者期间的难忘经历，今年7月就有一次。一位韩国观众离穗回国前，把她曾研读过的几册中国历史文化图书特意送到南汉二陵博物馆，托工作人员转送给我。这位韩国女士先后听过我五六次讲解，每次都是听得很投入，从她的眼神、表情、语言等我能感受到。她对中国历史文化非常着迷，汉语也说得很好，她儿子南大毕业后从事考古工作。她特别艳羡中国能有这么丰富精美的文物，因为她在韩国体验不到！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有何道理不热爱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物呢？



■南越王墓发现了目前已经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铜凸版。它出土于西耳室，由大小两件组成。